2022年7月10日 星期日
值班主任：张一强 主编：杨道 美编：杨千懿 检校：张媚 原中倩
海南日报

烟火珠崖

新村港素影

■ 黄仁轲

春末，我去了一趟陵水新村港，很惊讶那里的山海那么纯美，风情如此独特。

先说南湾猴岛。这是与新村港毗邻的一个岛屿，它三面环海，从远处望去，只见岛上山峦起伏林木葱茏，青山绿水相拥，风光无限旖旎。从新村港码头乘坐缆车出发，滑过碧波涟漪的海湾，便进入南湾猴岛。一下缆车，我立刻被无所不在的猴子震撼着，它们有的在树上荡秋千，时而从这棵树跳到那棵树，在游人面前尽秀自己攀援附木的硬本领；有的像孩子一般装出一副虔诚之相，蹲坐在路旁眼巴巴地看着游人，希望游人能给它一些好吃的；有的玩起了跳水，从高高的石头堆上跳入水池中，不知道是想泡个凉澡，还是想告诉游人它们也能进行跳水比赛。在这里，猴子们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比起当年花果山的老孙和他那帮兄弟们还要开心快乐。虽然猴多势众，但它们并不仗势欺人，它们真诚欢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它们甚至不要任何出场费便可以跟你合影。在猴岛，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是人与大自然的和谐。

从猴岛游玩出来，正值夕阳西下，缤纷的霞光映红了半个新村港。一艘艘渔船披着霞光，满载着喜悦，从大海深处徐徐回归港口。一只只欢快的海鸥，在渔船中穿梭飞翔，喜迎着捕鱼人的归来。我见过一些地方的海港，但发现没有哪个地方的海港像新村港这么迷人。落日中的新村港，山海共长天一色，蓝天，晚霞，大海，青山，你倒映着我，我映衬着你。最为独特的当数海上的疍家渔排，密集而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海面上，顺着航道一直连绵到海的深处，在海面上构筑出一道奇特的风景。正因为这些数不清的疍家渔排分布在海面上，让大海变成了一个水上城市。

真的是水上城市呀，你看那海上的一个个渔排，多像都市里的一座座楼房；你看渔排中那纵横交错的水路，多像都市里四通八达的马路；而在水上行驶的船只，无疑是马路上行驶的汽车了。在这水上城市里，船只来往频繁，速度飞快，但没有发生碰撞，这都源于船夫驾船技术的高超，他们把船开得飞快，当你听到那边传来突突的马达声，抬头放眼看去，船儿已经驶到你跟前。当那道弯曲的水波像一条优美的弧线迅速地拉长时，你不得不佩服他们行船的洒脱和船技的高超。

到了新村港，不上疍家渔排去吃海鲜，那是白来一趟。载我们上渔排吃饭的是一艘带着绿篷的小艇，船夫是个小伙子，长得健壮黝黑，一看便知是干这行的一把好手。刚上船时，船身左倾右晃，让人心里发慌，直到船犁浪前行时，才感觉船平稳了下来，这时恐惧已被快意所代替。此时夜幕降临，海上的渔排次第亮起了灯火，把远近的海面照得一片通红。夜幕下的新村港，来往船只影影绰绰，渔歌唱晚，情深意切。

小艇在海上绕弯行驶了大约十分钟，将我们送到了一家疍家渔排。这渔排实在是让人称奇，用大块的塑料泡沫垫底，上面横平竖直地铺上木板立起柱子盖上屋顶，整个渔排便平稳地浮现在海面上。在疍家渔排吃海鲜，名副其实一个“鲜”字，不管你是吃鱼，吃虾，还是吃蟹……味道都十分鲜美。而更鲜美的是鱼粥，是用气鼓鱼煮的，鱼肉清香，粥汁蜜润，如此独特的美食，别处不曾有，也不会有。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十五，月亮姑娘早已梳妆打扮出来了。海上生明月，自有其风情。山谷里的月，我在燕山见过，她美得清幽；平原上的月，我也见过，她美得凄然，像是忧戚的女子；新村港这海上的月呢，我是第一次见着，它美得温柔，又带着些娇羞，月光柔情地照在朦胧的大海上，使这水上城市变得更加唯美。这时海面上披烟裹雾，近处清明而远处迷蒙，月光灯光柔和交错的幻影，在海上编织出一幅五彩斑斓的画卷，可惜它的美丽，被来往的船只犁出来的浪不断地击打破碎，碎成了千万朵花，又画出了千万幅画。

看着这诗情画意的海面，我顿然觉得，根本就不用到威尼斯去寻找什么水上风情。

大地岁时

蟋蟀入我床下

■ 傅菲

开栏的话：即日起，文化周刊·椰风增设新栏目“大地岁时”，主要刊载著名作家傅菲关于自然领域的散文作品。傅菲，江西上饶人，二十一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散文名家，专注于乡村和自然领域的散文写作，出版散文集《深山已晚》《元灯长歌》等20余部。

蟋蟀鸣叫，夏夜凉了下来，大地上的溽热在消隐，枳椇原本软塌塌的树叶竖直了起来。其实，蟋蟀在白天也鸣叫，兮兮兮，清亮悠远，但鸣声被黄莺、强脚树莺、画眉、鹊鸲等鸟类的啼叫淹没了。在鸟鸣的间隙，蟋蟀声被风送了过来。

在林边常居，蛾蝶和甲虫从窗缝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进来。有一种甲虫，翅膀深棕色，头青棕色，触角深黑，尾端浅棕黄，飞起来吱吱叫，在墙角盘旋，在桌下盘旋。我辨认不出这是什么甲虫，凌晨时，便死了，散发一种植物腐烂的腐臭气息。我捡起甲虫，装在玻璃瓶，摆在窗台晒，晒一日，甲虫干瘪如茧。一个星期，可以捡一瓶甲虫。蛾扑在门框顶上的玻璃窗，噗噗噗，撞着玻璃。第二天早上开门，见几十只蛾散落在台阶上。蟋蟀也来到我居室。

夜静了，在冰箱下在书柜背后在床下，蟋蟀发出了兮兮兮的鸣声。蟋蟀的翅膀有锉状的短刺，相互摩擦，振翅，发出一种和悦、甜美的声音。兮兮兮，兮兮兮。我安坐下来，静静地聆听。我交出耳朵，彻底安静了下来。假如我愿意，可以一直聆听到窗外发白。

我是一个对声音比较敏感的人，对溪声、鸟声、风声、雨声、虫声入迷。闲余之时，我去荒僻冥寂的野外，在溪流边驻足，在林中流连。我是可以在溪边坐一个下午的人，凝视水波。流水声从琴弦上迸发出来似的，激越、清澈，淘洗着我的心肺。流水声是不可模拟的，简单往复，节奏始终也不变。入耳之后，又是千变万化，似群马奔腾，似崖崩石裂，似珠落玉盘，似瓦檐更漏。蟋蟀声也是这样的，兮兮兮，一个单音节，圆圆润润，一直滑下去。作为自然之声，每一个听力正常的人，都非常熟悉蟋蟀的鸣叫。

夜深休憩了，蟋蟀还在叫。朋友与我通电话，问我：你在哪里啊，怎么有那么浓烈的蟋蟀声。朋友似乎觉得我不是生活在凡尘，而是荒山野谷。我说我居室里就几只蟋蟀，与我作伴呢。朋友说，那吵死了，怎么入睡呀。我哈哈笑，很替朋友惋惜，说：美妙无穷。

有一次，我好奇心突发，移开冰箱，挪开书柜，四处找蟋蟀。蟋蟀是穴居昆虫，隐藏在地洞，幽灵一样“昼伏夜行”。我要把这个“幽灵”找出来，让它现出真身。我一动木柜，蟋蟀就不叫了。它敏锐地感觉到木柜的震动。我找遍木柜角角落落，也没看到蟋蟀。我已浑身汗湿，坐在桌前喝茶。我刚落座，蟋蟀又在书柜背后叫了。兮兮兮。

与蟋蟀久居，但从没见过蟋蟀出来觅食。蟋蟀是杂食性昆虫，吃草叶、水果和作物。厨房有面条、大米、藜麦、绿豆、姜蒜，我没见过它“窃食”。居室是地板砖，墙面也是新粉刷的，找不出洞穴，蟋蟀不可能在这里繁殖。那么它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楼上与楼下的楼层，均无蟋蟀鸣叫。

楼上的住户很羡慕地对我说：你宿舍里的蟋蟀能跑到我宿舍来就好了。

我说：不分你我，夜夜笙歌。

蟋蟀在10月孵卵，翌年4~5月孵化为若虫。若虫群居，数天后成虫，属于不完全变态昆虫。成虫离群索居，各自掘土为生。蟋蟀喜阴湿，在草叶下、砖块石块下栖息。在乡间生活过的人，都有捕蟋蟀的经历。

夕阳已沉，暮辉澄明，远山如黛。乌鹊在梧桐树上呀呀呀叫。孩童握一个小网兜，抱一个玻璃罐去田畴。田畴平坦，一直向东向南斜伸，稻苗油青，河汊交错。在田沟水沟，随意掰开草丛，便可以找到蟋蟀，用网兜扑上来，塞入圆墩墩的玻璃罐。这个玻璃罐是孩童的“魔术瓶”，可以装萤火虫，可以装蟋蟀，可以装柳蝉。孩童用自行车链条换麻骨糖吃，用塑料鞋换甜糕吃，但不会用玻璃罐去换任何东西。装一只或几只蟋蟀，孩童抱着玻璃罐回家，摆在卧室的木桌上。孩童在昏暗的灯下写作业，蟋蟀在玻璃罐里抖着触须，兮兮兮地叫。

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也是一个令人好奇的世界。孩童作业没做完，便扔下了笔，对着玻璃罐发呆。蟋蟀的叫声多动人，兮兮兮，如水浪在不知疲倦地翻卷过来。蓝星在窗外爆裂，无声无息。月光朗照着田畴，无数的蟋蟀在吟唱。牧歌和童谣，被蟋蟀吹奏。

我现在就听着这样的牧歌和童谣。像是在听《越人歌》。也像是在听“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夜越深，曲调也越轻灵。人在这样的情境下，会退回，退回到一个自然的状态下。人的自然性越充分，内心越放空，人也越舒展。在生活的樊笼里，住得越久，越渴望恢复自然性。或许，有时人所渴求的，不需要灯红酒绿或鼓瑟吹笙，而仅仅是屋角的一只蟋蟀，或窗前的一只白鹡鸰。

一日，我晒衣服，发现花钵里的一株三角梅晒死了。这个花钵是我去年大雪天，从路边捡回来的。三角梅被冻烂，根还鲜活。我放在阳台上，给它浇水。过了初春，叶抽了出来，翠翠绿绿。我两天浇水半碗，分两次浇。入暑之后，我两天浇一碗水，一次浇半碗。前些日，我去了一趟泰和，回来时，三角梅死了。花钵里的泥龟裂板结，三角梅活活枯死。我倒出花钵里的泥，用锤子捣烂。我发现泥里有几个小洞，隧道似的泥洞。我明白了，在去年，蟋蟀孵卵在三角梅下，被我抱了回来，孵出了几只蟋蟀，在我居室“潜伏”了下来。这真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我捣烂了泥，装回花钵，用水泡透，摆回阳台。我埋了5粒花生下去。花生可年栽2次，我又得勤浇水。我不仅仅为了花生，更是为了蟋蟀。蟋蟀在入秋的时候，可以在花钵里孵卵，一年一个世代繁殖。

有蟋蟀在居室，是自然的眷顾。

以梦为马

低音区（外二首）

■ 陈航

陈航，1997年生于海南澄迈，2021年7月毕业于海南医学院，海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见于《诗刊》《星星》《飞天》《诗歌月刊》《扬子江诗刊》等刊物，曾获第六届徐志摩诗歌奖、北大未名诗歌奖、南大重唱诗歌奖等。

办公室里的文件瞧见我，认准我
落在我的手中。这零散的模样需要我
帮他整理明白。背阴之处选择我
留有一小块空地，让我熟识
清晨的沙音。我蜗居在打印机旁边
粗糙的声频告知我
窗外的雨要加班至傍晚
初来乍到，还有许多快递待我去领取
端茶倒水，树枝打鸣，是轻柔的
我望着远处潮湿的背影
晚风喂养空荡，背影入雨如注
他吸引我，他踏过我微小的浅水滩

◎傍晚印象

搁置一天的伏案，黄昏先用嘈杂结束
忙碌的生活。城市的咽喉吐逆人潮
南海大道的风紧握枝条，派遣灯光倾泻
拥挤的日影流动着，往周遭快速散开

我步入十字路口，停滞在日色的边缘
红绿灯将坐落于夜晚，调整世界的喘息
万物随时间的走势，都逐渐放缓身姿
升起轻盈的暮云，静默于月光

我捕获到的宁静，是在咖啡屋中
苦涩里有香气丝滑入口，茶桌摆上本诗集
简易的空间即是我的自由，这里也没有
海浪将我推向水中央，浸湿我的裤底

每天的这个时刻，我才能找到自我
我创造一片森林，动物们大多已经睡去
所有的声响不再闻及，远山幽暗
有一只野兽，跑到林中空地，看星星

◎微光都有归属地

更多的水浪相拥，创造出
优美的黑白键。你涌动无声的阳光
对外打开热情的天空
海风免费，椰林免签
热带鱼游弋于海的浪漫主义里
此时的我更清晰地辨识到
海鸟的不同鸣叫：
飞临在雨林的辽阔中
自由的羽翼
是修饰百花的不同色泽
更多的水浪齐放，更多的清晨
沙滩传来可爱的蔚蓝
我翻阅这片海洋：
喝着椰汁，吃着烧烤
每束微光都有自己的归属地
每次抵达，海水正体验着
所有响亮的贸易风景

夏日的海南，凤凰花挂满了枝头，红红火火，极为动人。 孙清 摄

文艺随笔

淡定范仲淹

■ 叶志勇

范仲淹之苦读，历来为人称道。《宋史·范仲淹传》载其少时苦读，居醴泉寺，以水沃面，划粥断齑，不以为苦。范仲淹后到应天府书院求学，精通书经，心中已有大志。公元1014年，宋真宗驾临应天府，当地万人争睹皇威，独范仲淹仍埋头苦读。面对同窗疑惑，他淡然以对：“将来再见也不晚。”终于在第二年，他高中进士，在京城见到宋真宗。坐骑骏马，踏遍汴京，他慨然而叹：“长白一寒儒，登荣三纪馀。”二十七岁的他，觉得入仕太晚，一定要珍惜时光，以天下为己任。范仲淹之苦志求学，让人看到，淡定来自一心苦读的奋进，来自胸怀天下的大志向。范仲淹入仕，勤勉为官，励精图治，时时处处以天下为己任，才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淡定非一般人能学之。

淡定要有大勇气。公元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但他发现该地水患严重，便主动上书，提议重修堤堰，造福当地百姓，因此负责治理泰州水患。这是个烫手的山芋，但他不推诿，不消极，始终坚守在抗洪第一线，不倦奔波。不幸的是，当地遇上夹雪的暴风与大海潮，使工程一再受阻，但范仲淹毫不退缩，坚守堤堰。有一次，洪水冲上堤坝、吓退众人之际，他却临危不惧，在激流涌浪中沉着指挥，激励了当地官民，终于使绵延长堤横亘在黄海滩头，保障了当地百姓的生活与经商安全。

淡定要有大智慧，范仲淹平定边患，显示出其不凡的谋略。西夏军队对边疆的侵扰，使北宋朝廷头痛不已。处于贬谪中的范仲淹，临危受命。他审时度势，整治军纪，凝聚军心，屡创西夏军队，使其不敢侵犯，又安抚百姓，鼓励生产与经商，获得百姓拥戴。范仲淹在征战中的过人胆略，使西夏军队不敢轻易来犯，也获称“小范老子”之誉，足见其平定边患的淡定风范。

《宋史》记载，范仲淹初到边塞，即稳固防守，并劝韩琦不可贸然出击。韩琦不听，损兵折将，始敬仲淹。而范仲淹十日造起大顺城，像一颗楔子一样牢牢“钉”死西夏军队，迫使元昊和谈的神话，使小范老子成为镇边之神。“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殚精竭虑，运筹帷幄，才有疆场上的胸有成竹，保得边塞安宁。

读宋史，读范仲淹，后人看到的是一颗坦荡荡、不掩饰、不做作、不媚俗的心，是有抱负、有责任、有情怀的心。穷，不独善其身；达，定要兼济天下。无论风云如何变幻，他都淡然处之。

风物写意

凤凰花开

■ 李科洲

“我想要怒放的生命！”如果以此为题，如何画一幅画呢？

我会选择我喜欢的水彩，先肆意地泼上一拨一拨的红，再随意点染一点一点的绿。

我想说，我要画的是凤凰花。不画树干，甚至不画树枝，只画那漫天的红，那由一朵朵小花组成的狂乱的红。这，就是怒放的生命。

凤凰花，永远燃烧在我青春年少的天空，永远盛开在我15岁的校园。那时，校园门口一左一右有两株树，开着的是凤凰花，凤凰花，以及凤凰花。

一朵两朵三朵……无数朵。无数朵凤凰花在枝头跳跃、追逐，那是怎样的闪电，那是怎样的迷狂！

它们为什么要开在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是青春的聚会。它们为什么要开在这个季节？因为这是青春的盛夏。少年的心，脆弱敏感又狂热，看到这两株凤凰树，我第一眼就爱上了它们。

我要在树的旁边画上一栋楼，影影绰绰的。那是一栋教学楼，隐在绿树丛中。坐在教室里，只要侧头一望，就能望见那一片火红的凤凰花。疲惫、忧郁、烦躁，统统顿时消散。

课堂上，语文老师在念一位女同学的作文：“凤凰花可食，但吃多了会醉的。”对这一句，老师反复吟咏，最后甚至闭上了眼睛，一副沉迷的样子。我听了心生向往，她为啥能写得这么美啊？

这篇作文还写到作者小时候，和小玩伴一起拿着凤凰花蕊互勾，花心不断者为赢家。“疑怪昨宵春梦好，元是今朝斗草赢”，没想到，除了斗草，还有斗花。

我还要在树下画上一群少年。他们在凤凰树下写生。那是一群中等师范学校的学生，美术是他们的必修课。拿着画笔，留着一头长发的男美术老师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少的是发现美的眼睛。”刚下过雨，他指着树旁边的一小滩积水说：“看，这漩涡也是美的。”我弯下腰仔细观察，积水上有漩涡，漩涡上有一些泡沫。积水是静止的，但从静止的漩涡可以看出水曾剧烈流动。我受到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有点脏的水，这里面也藏着美吗？我以前怎么从没注意到？

因为写生，我不得不对一些细节进行观察。凤凰花是一样的红，但叶子却可以有不同的着色。树顶上的叶是淡绿，下层的叶子是深绿。阳光洒在叶子上，叶子的颜色又不太一样。怎样画出阳光照耀下的绿叶呢？这让我很苦恼。我用一些浅黄涂在绿叶上，但总是画不出那种匀称和轻盈。

我画过水中的凤凰花。站在河边望着，水里的花比岸上的花更美，那红色晕成了一片。而叶的绿和花的红交织在一起，没有了分明的边界。更美妙的是，一阵微风吹来，水面漾开，花的红跳动了起来，一圈红刚荡开去，另一圈红又涌过来。我寻思，水中的凤凰花，不就是一幅水彩画吗？那种朦胧的美，不正是水彩画的魂吗？

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一丛丛、一枝枝、一树树、一片片，红满天。望着凤凰花，我常常想，是什么造就了它们的红？是夏天，是云彩，是阳光，还是它们对阳光的追逐？

朦胧但又透明清新，欢快热烈但又欲说还休，青春的元素，水彩画都有，凤凰花里也有。 青春年少的天空下，凤凰花点燃我心中的火，让我敢于梦想，敢于飞翔。

“校园里，凤凰花又开，无限的离情充满心怀。”后来，听到一首关于凤凰花的歌，我变得有些伤感。就在那个七月，凤凰花下的所有美好，瞬间成为记忆。我们在花下说再见，挥手间，凤凰花落了一地。花落在少年头，花落在衣襟，花落在脚下。“青春的花开花谢，四季的雨飞雪飞”，少年初识了愁滋味。

有一位少年，曾和我一起在河上泛舟，一起在凤凰花下背书。他如今已经意外凋谢了，带走了我的少年时光。伤感上多了沉痛。

很多年后，雨中误闯入一个村庄，转弯处，突然出现成片的凤凰花。我心中一阵惊喜，恍惚如回到少年时。那位凋谢的少年，会不会也像这样，藏在哪个转弯处？

雨把花打落了一地，飘在积水上、挂在草丛尖、碎在泥土里。“流逝的风流逝的梦，流逝的年年岁岁”，有一首歌在我耳旁响起。

时光流逝，校园里那两株凤凰树，已经消失了，就像我的青春年少。那两棵树，枝丫挽着枝丫，花朵芬芳着花朵，多么美好的存在！望着它们，我曾有过疑问，它们夜里会不会说悄悄话？如今回想起它们，我想问，美好，可以倒叙吗，可以回放吗，可以重来吗？

有一位作家说过，每个人的心里都需要一个人、一棵树、一片草原、一间木屋、一个故乡，也许不必真实存有，却是一个不变的碑石。在每回想起，每次相遇，有一点光、一点温暖、一点希望。

凤凰花，就是我内心的光和火。

人生，像不停奔跑的列车，但一看到凤凰花，我总要停下来仰望。

此生，
即使站立悬崖，
也要凝视繁花。

诗路花语

三角梅

■ 文博

三角梅始终低调地绽放着热烈
在路边，在原野上
在木棉树和凤凰树脚下
匍匐在地上荡漾春光
一片片的姹紫嫣红
如春潮涌动
春风拂过，朵朵花儿青春舞动
仿佛天上星星在大地上闪烁
尽情张开四季的臂膀
紧紧地拥抱这片热土
枝叶花茎怀揣着泥土的梦
眷顾着这片坚实的土地
不同于木棉花凤凰花在空中高调张扬
她谦卑地在低位仰望星空
用每一叶花瓣去聆听土地的脉动
花开的声音氤氲热土的气息
芬芳了万水千山
柔情而怀瑾握瑜

地址：海口市金盘路30号 邮编：570216 总值班：66810666 广告许可证：琼工商广字015号 广告部：66810888 发行部：66810999 海报集团新闻热线：966123 邮发代号：83—1 报费：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5元 昨天开印时间2时55分 印完：5时55分 海南日报印刷厂印刷